

问花楼词话 [清]陆葢撰

◎自序

词虽小道，范文正、欧阳文忠尝乐为之。考亭大儒，亦间有作。盖古人流连光景，物起兴，有宜诗者，有宜词者。葢早承庭训，未娴声律，粗识径途。顷者长夏无事，偶阅花间、草堂诸刻，追忆旧闻，久遂成帙，聊以备遗忘，耗岁时耳。道光戊申夏六月陆葢。

○原始

王阮亭云：唐无词，所歌皆诗也。宋无曲，所歌皆词也。余闻之先广文曰：梁武帝江南弄云：“众花杂色满上林。舒芳耀采垂轻阴。连手蹀躞舞春心。舞春心。临岁腴。中人望，独踟蹰。”此真绝妙好辞。又曰：陶隐居寒夜怨，後世填词梅花引格调似之。简文帝春情曲，唐词瑞鹧鸪格调似之。李太白应制清平乐词，吕鹏遏云集载四首，或以为贗作，非太白笔。愚见词虽小道，滥觞乐府，具体齐梁，历三唐五季，至宋乃集其大成。

○命题

词家命题，多本古人诗句，非臆造也。如蝶恋花则取梁元帝“翻阶蛺蝶恋花情”。点绛唇则取江文通“明珠点绛唇”。青玉案则取张平子四愁诗“何以报之青玉案”。西江月则取卫万诗“只今惟有西江月”。菩萨，西域妇髻。苏幕遮，西域妇帽。踏莎行则韩诗句。粉蝶儿则毛泽民词句。六州歌头，则唐之西边伊州、梁州、甘州、石州、渭州、氏州也。本歌吹曲，宋代衍之为词，大祀大血阵，皆用此调。其他不及更仆数也。儿时闻之先广文，今者老渐遗忘，因备书之。

○寄调

调有定名，即有定格，如黄钟仙吕诸宫，与越调过曲小桃红正宫过曲小桃红之类是也。其间字数多少，音韵高下，亦皆有一定之规。古人晓畅声律，因题成调，如李後主捣练子，即咏捣练。刘太保乾荷叶，即咏荷叶。後人依样葫芦，借调命题，如宋人贺新郎之咏石榴，卜算子之咏孤鸿，不一而足。且同一调，作者字数多寡，句注参差，各有不同。词学之芜甚矣，安得知音者起而正之。

○换头

词有换头，换头者，第二阙脱卸另起处也。唐人小令只一首，故无换头。南唐人张泌江城子二首，其一：“碧阑干外小中庭。雨初晴。晓莺声。飞絮落花时节近清明。睡起卷帘无一事，匀面了、没心情。”又一首起句云：“浣花溪上见卿卿。眼波明。”结云：“和笑道、莫多情。”黄叔云：“唐词多无换头。”先广文曰：“黄氏误矣。此词自是两首。两情字、两明字，不嫌重押。

”古词人无重韵者。换头阳吃紧，高手於此，殊费经营。

○小令

诗有绝句，词有小令，二者视之若易，为之甚难。绝句之工，唐则供奉龙标为冠。虽杜陵不能兼美也。小令之工，词家推唐庄宗、李後主、周晴川为巨擘。余往见先广文手抄五代诸词，有唐庄宗如梦令云：“曾宴桃源深洞。一曲舞鸾歌凤。长记别伊时，和泪出门相送。如梦。如梦。残月落花烟重。”此庄宗自度曲，欧史所谓庄宗知音，能度曲，汾晋往往能歌其声，谓之御制者也。唐庄宗、李後主，皆亡国之君，然庄宗大伟略，其词清丽乃尔。坊刻误为吕洞宾词，非也。晴川词有片玉集。〔案片玉乃周邦彦词集，非周晴川。〕

○长调

词有长调，犹诗有歌行。昔人状歌行之妙云：昂昂若千里之驹，泛泛若水中之鳧，是真善言歌行之妙者矣。余谓歌行以驰骋变化为奇，若施之长调，终非正格。王元美云：歌行如骏马蓦坡，一往称快。长调如娇女弄花，百媚横生。二语真词家秘密藏。

○南北曲

天有两戒，以判南北，而音韵殊焉。白太傅诗云：“吴越声邪无法曲，莫教声入管弦中。”髯苏亦云：“好把鸾黄记宫样，莫教弦管作蛮声。”南史，五音本在中土，东南土气偏讹，不能感动木石。余窃怪近世北曲，皆郑卫之遗，唐代梨园教坊之所传习，乌足以为正声邪。善乎毛稚黄与沈去矜论填词书曰：南曲将开，填词先之。北曲将开，弦索调先之。声律之原，关乎风气。今南北九宫音多鞞铎。古人创制，初无定画。善学者何抑彼南辕，同归北辙哉。解此可以息南北之争。

○古今韵

韵书非古也，汉魏以来，韵无专书，韵以通而甚宽。宋元以下，韵有成例，韵以繁而易舛。杨升庵谓沈韵为舌之书，诚有激乎其言之也。沈韵未必尽合，以李杜尝用之，故至今沿袭不改。词家自可变通，如朋字与蒸同押，打字与等同押，卦画与怪坏同押，岂可为法耶。东坡一斛珠、蒋捷女冠子、吕圣求惜分钗、高季迪石州慢诸词，用韵酌古准今，以正沈韵之失，学者所当隅反。

○苏辛周柳

词家言苏、辛、周、柳，犹诗歌称李、杜，骈体举庾、徐，以为标帜云尔。无论三唐五季，佳词林立。即论两宋，卢陵翠树，元献清商，秦少游山抹微云，张子野楼头画角，竹屋之幽，花影之生新，其见於草堂、花间，不下数百家。虽藻采孤騫，而源流攸别。安得有综博之士，权輿三李，断代南渡，为唐宋词派图。爰黜淫哇，以崇雅制，词学其日昌矣乎。

○唐宋元明

人有恒言，唐诗、宋词、元曲三者，就其极盛言之。风气所开，遂成绝诣。明以时文取士，作者辈出，诗学殊逊唐、宋。即如填词，虽刘诚意之雄略，夏少师之警悟，坊间所传二公开元乐、浣溪沙诸阙，犹恒人耳。王元美艺苑卮言，辨晰词旨，而所为小令，颇近琢。长调亦多芜杂。尤可笑者，小诺皋二阙，信手涂抹，真是盲女弹词，醉汉骂街。升庵论词，时有妙会，摹写处，亦伤尖薄。不独花犯、个侬诸小令也。先广文谓有明无词人，信然信然。

○叠字

叠字之法最古，义山尤喜用之。然如菊诗：“暗暗淡淡紫，融融冶冶黄。”转成笑柄。宋人中易安居士，善用此法。其声声慢一词，顿挫姜绝。词曰：“寻寻觅觅，冷冷清清，凄凄惨惨戚戚。乍暖还寒时候，最难将息。”又云“梧桐更兼细雨，到黄昏、点点滴滴”二阙，共十馀个叠字，而气机流动，前无古人，後无来者，可为词家叠字之法。

○录要

段安节琵琶录，绿腰即绿要也。乐工进曲，上令录其要者以进。一名六么，香山杨柳枝词“六么水调家家唱”，元微之“管儿还为弹绿腰，绿腰依旧声迢迢”，是唐人又以腰作私也。或云此曲拍不过六字，故曰六么。今六么行于世者四，曰黄钟羽、曰夹钟羽、曰林钟羽、曰夷则羽。又此曲共二十二拍。中四花抑扬顿挫，舞者亦随之而舞，欧阳公所谓“负看六么花十八”是也。

○诙嘲宜戒

文人轻薄，动以文字为戏。其流也，揭帖才污，艳词宣秽，词曲一道，风雅扫地矣。王彦龄元副枢之弟，官太原作望江南十馀首，狎侮同寮，并及府帅。帅怒，将劾治之，彦龄执手版顿首谢曰：“居下位，只恐被人谗。昨日只吟青玉案，几时曾作望江南。试问马都监。”帅为失笑，众亦绝倒。後以醉骂妇翁，与妇离婚。彦龄名流贵介，早擅才誉，虽脱弹章，卒弃嘉耦。他如山谷绮语，被呵于老僧。元相梦游，含酸于末路。大雅君子，所当切鉴者矣。

○传闻须慎

欧阳公，宋代大儒，诗文外，喜为长短调。凡小词多同时人作，公手辑以存者，与公无涉。一时忌公者，藉口以兴大狱。司马温公，儿童走卒，咸共尊仰。轻薄子捏造艳词，以为公作，转相传诵，小人之无忌惮如此。至乃赵明诚妻易安居士，黄尚书妻惠斋居士，皆以人才藻蒙污。易安文词，具在其全集中，雅雨堂金石绿序，曾为之辨。近世俞君理初，就易安全集考证年月，引据旧闻，力为昭雪。易安获谤之由，始白於世。惠斋居十胡氏，始以尚书与赵师[B164]有隙，继以指摘碑文。师[B164]守临安，惠斋前卒，遂坐罪其门客，斥

罢尚书。先广文云：南渡风气，每借端闺阃，陷人于罪。流传至今。耳食者引为故实，可慨之尤甚者也。

○ベ斐轩

ベ斐轩词韵，见於厉太鸿论词绝句云：“欲呼南渡诸公起，韵本重雕ベ斐轩。”芸台先生家藏是本，秦敦复为刊行之。跋曰：此书旧题宋本，然考其分韵，无入声，疑为北曲而设，或元明时好事者伪作耳。坊刻词韵如林，如沈谦之词韵略，吴良之学宋斋词韵，郑春波之绿漪轩词韵，皆其最著者。然讹谬百端，去取寡当。渔洋谓毛氏曲韵，与宋词暗合，可以据为词韵。毛名先舒，字稚黄，著有填词图谱行世。

○草堂本

词之选本，以蜀人赵崇祚花间集为最古。唐末佳词，赖以不没者，此也。草堂本，不著编者姓氏，大抵宋庆元以前人辑耳。其间去取，虽逊花间，而词家小令、中调、长调之分，要皆权輿此书。诸词後各系当时词话，亦今本所无也。先广文云：曾见杭州顾氏家藏原本，较今毛氏汲古阁本多七十馀调。後来坊刻，附以黄花庵词选、周密绝妙好辞。草堂本已非旧制矣。前明陈耀文，合花间、草堂二刻，类为一书。国朝朱彝尊又附以金元诸家之词，采掇尤富，今其书具在。古书多是写本，借读最难，今者载籍大备也。学者未读花间、草堂，辄姗笑苏、辛，指斥秦、柳，骋其胸臆，瞽说明兴。噫，填词特其一事耳。

问花楼诗钞一卷，诗话三卷，词话一卷，封大夫所著。题曰问花楼者，仍旧志也。先方伯故第，在苏州吴江县北门之下塘街。旧有楼十馀楹，其下杂植榆柳桃李之属。春夏交，繁英绚发，先方伯婆娑其上。而封大夫甫胜衣，受经於先大父处也。封大夫早承家学，读书务淹博，不求闻誉，有名庠序间。尝语回普曰：吾家贫，冀博禄养，久而无成。古人有言，早知穷达有命，恨不十年读书，非虚谭也。汝其志之。诗钞本二卷，词钞一卷，兵火佚去。今存诗钞一卷，诗话词话，则封大夫家居手定者。同治辛未冬孟回普敬跋。

余刊词徵垂竟，友人陆仲英元鼎以其曾祖艺香先生问花楼词话见贻。余观其叙述源流，辨晰雅近，卓然自具特识，不觉称善者再。艺香词既散佚，不可复得，则是书也，宁可听其湮没耶。因重钁之，以广其传。四年五月去病记。